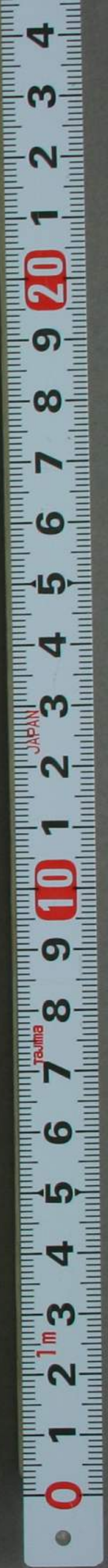


葛瑪蘭廳志

ル 4
1106
8



門 4
號 1108
卷 8



馮蘭廳志卷八

紀文下 紀事

論 書 說 記 詩 賦



山海賦總論

唐元敬 鄭兼才 六年

臺灣本海寇屯據之地其後荷蘭人之僑居此者
得自荷蘭白人取圖後荷蘭人據此者自海賊不
常有山賊與海賊為合非佔據郡縣城不能集
若前之宋一貴書致林爽文皆是也海賊以多
性命或取富貴也



臺灣府噶瑪蘭廳志卷八

雜識下

紀文下

紀事

紀物

紀文下

論書

說

記

駢體

詩

賦

論

山海賊總論

解元教諭

德化鄭兼才

六亭

臺灣本海寇屯踞之地其後荷蘭奪之倭人鄭氏又得自荷蘭自入版圖後乘閒竊發山賊常有海賊不常有山賊猝起黨與烏合非佔據郡縣城不能集事若前之朱一貴黃教林爽文皆是也海賊以商船為性命或草竊登岸隨風去住無所藉郡縣城雖罪惡

貫盈之蔡牽其初時所爲不過如是蔡牽率眾入鹿耳門始嘉慶五年兵將退守安平商船悉爲賊有自是蔡牽始垂涎臺灣矣蔡牽旣去揚言越五年當再至至期果以賊眾至爲嘉慶九年四月二十有八日值雨甚北汕砲不得發兵潰將亡郡城民情洶洶賊去始定自是蔡牽敢窺伺臺灣矣是年十一月蔡牽繼至十年四月又至皆停泊累月其聲勢聯絡不熾於前而胡杜侯餘黨洪四老等得以民無鬪志蠱惑蔡牽蔡牽歲資利於商船不惜重貲厚結山賊山賊不知自速其死廣爲招致而向來被擄稍知書之徒

又以天時人事散布謠言蔡牽自是妄稱王號逆造

正朔

自稱鎮海威武王光明元年

於十有一月起釁滬尾竄連東

港厚集郡城皆山賊爲之揚其波一若至微極賤之蔡牽一口可以鞭箠番民控制閩粵也豈不悖且惑哉蔡牽雖垂涎臺灣然日久計熟所欲得志者噶瑪蘭耳其地膏腴未入版圖田畝初開米粟足供居郡城上流險固可守漳泉人雜處其巒易乘而同時巨盜朱濟力足控蔡牽又慮爲其所奪是以揮金布賂密謀先發令其黨赴東港而自留滬尾督率意以滬尾旣得卽可上迫噶瑪蘭而下制郡城不圖羽翼未

成陸賊元凶就戮不得已始率黨南下既入鹿耳門
又遷延踰旬若其初意在郡城必乘無備併力急圖
蓋蔡牽雖愚生長海涯習聞往事縱使僥倖得有郡
城未有不懼爲朱一貴之續以此度羣賊所爲決非
噶瑪蘭不可也蔡牽烏合鴟張多以林爽文比而大
勢實相反林爽文之變實激之使起故釁生一時蔓
延數載而其敗也至於窮蹙自投蔡牽之變若招之
使來故勾通數載流毒一時而其敗也止於詭秘自
逸以勢論之山賊被誘迫脅身雖從賊心懷兩端羣
呼跳躍如同兒戲有節制之師不足平也海賊雖拚

命敢殺然其入港必借勢風潮即使登岸必無傾船
盡出之理有勇力之師固守海口以逸待勞亦足恃
險無虞惟上流噶瑪蘭官所不轄賊所必爭萬一民
番失守棄以與賊臺彎之患由是方滋故爲臺灣久
遠計非掃清洋面以拔其根卽當致力上流以絕其
望然以化外地通道築城設官置卒旣格於非入
告不可而水師頻年勦滅又苦於風濤出沒蹤跡無常
無已則請踵藍鼎元鹿洲集中故智而以假扮商船
之說進

六亭文集

昔不可... 陽明書屋志 卷八

書

上汪瑟菴先生書

諱廷珍官至協揆謚文端

鄭兼才

謝君金鑾官嘉義教諭去歲詳修臺邑志既竣事復著蛤仔難紀畧一卷蛤仔難者臺灣東北地初為生番社今皆漳泉人住居闢地既廣慮併於海賊願內屬當事未以聞以勢論之郡城地近極南蛤仔難處極北上可及下下不能顧上蛤仔難即可棄為郡城計不可棄也以理論之墾田數萬聚族數千地為化外之地人為向化之人化外之地可棄向化之人不可棄也况其地易為巨盜佔踞未雨綢繆斯為要著

兼才欲敘述存之慮學識淺陋不足取重謹呈鑒并
乞序言他日其地新屬是書得行夫子鴻裁於海外
有光矣

上辛筠谷侍御

諱從益官
至都總憲

舊夏寄一函內附蛤仔欄紀畧鈔本蛤仔欄向未內

屬舊冬梁九山據謝退谷所著紀畧條列奏聞今已

奉

旨收撫紀畧一書夏閒已梓於前臺郡守雙梧楊公如得
其本當卽寄覽

上瑟盦先生

蛤仔難紀畧已梓於前臺郡守楊公廷理內備四圍
弁以謝博士金鑾原序楊太守未知兼才求序於夫
子而謝博士則深喜是書得因就正以未得快覩師
序爲憾楊太守爲全臺倚賴在勤事便民南北路循
行僕從數僅盈十一遇有驅使千人立致供應省而
呼應靈爲足感眾心而寒賊膽當蛤仔難甫通民旣
悲其去迨漳泉械鬪民益願其來大吏不得已亟檄
太守往彈壓乃以今秋八月領空銜東渡計其勞績
一奏於將軍撤回後再會奏於督撫而其省費便民
諸治行尙未盡達 天聽僅見於百姓之謳思文人

之載筆其亦公論所不能沒也歟錄本紀畧附呈

與鹿春如

澤長

論料匠事

辛巳冬

姚瑩

頃謁觀察言蘭地軍工料匠一事慮廳中不能盡善委足下就近察治想素受知遇無不欣然奉命也惟此事原委不可不知治法寬嚴又須得當庶不激生事端緣軍工大廠所用本地土料木料向係南路之瑯嶠北路之淡水兩匠首承辦而北路為最多匠首杜長春又最久歷以煎煮樟腦獲利噶瑪蘭新開未設匠首其本地游民無食入山採伐木植為居民建蓋房屋農器用皆賴於此其地並無松杉惟產硬

木即軍工小料之木也是以淡水大匠首杜長春派令承辦軍工歷年四載每載一百二十件無悞嗣因附近蘭民往往入山煎煮樟腦售賣漸多而杜長春之樟腦滯銷不行乃請入蘭設立料館以採軍工為名而實在欲收樟腦之利蘭地各山小料匠以為歷辦軍工無悞一經設館不無多所派累頗有怨言而私煎樟腦者亦不肯遵禁遂勾結眾料匠拒杜長春不任設館杜長春大受肆辱而逃匿其情以抗辦軍工具控前觀察使葉公嚴札飭眾匠懼赴廳投訴乞免高前廳許之罰令備製頭圍縣丞衙署料值減

半而爲詳銷設館及辱匠首之案眾匠以爲無事矣
詳上而杜長春稟亦至葉公嚴斥廳中急拘之眾匠
大譁遂相謀聚眾縛廳役欲殺因而爲亂此役畏死
重賂得免然杜長春固猶曉曉不已也瑩時在臺邑
聞之力言於葉公謂噶瑪蘭僻遠鞭長莫及此等皆
亡命且平心計之其曲不盡在民人情洶洶急操之
恐且有變公納之稍緩其事今春至蘭益得其狀蓋
蘭地採料者皆沿山架蔡自頭圍至員山大湖凡七
處各有頭人多者十數蔡小者四五蔡每蔡小匠或
三四十人至一二十人不等皆赤手無賴故不避生

番身入險阻歲常爲番殺者數十人而不顧其頭人
亦無大資本卽以隨時賣料爲工資採者與頭人均
其利焉藉以活者斯甚衆矣若煎煮樟腦者則又不
然蓋亦畧有身家而出資鳩工俸利矣此二者本不
相涉因煎腦者爲杜長春病欲并之而不可則思除
之迫而與採料者合乃并採料者亦病之矣採料煎
腦二者旣合爲杜長春病然後淡水匠首始疲於軍
工而船政大做杜長春因得有所挾持而時時求退
厯任皆姑容之匠首益驕其始志在除私腦而已繼
乃欲除私料蘭地千萬丁日用取資於料勢不可除

則思不出工資而坐抽其利蘭之人不甘也誓不使其設館而願照舊例承辦四載之料杜長春必不可故久而不決其煎樟腦者亦藉此有泰山之安焉此其原委也愚以爲杜長春固貪矣無賴之徒動以鳩眾抗拒致害軍工此風亦不可長然若輩自出工資忘生冒險以求口實本無抗辦軍工徒以匠首爭利故而坐以罪此不足以服眾心而平眾怒將舍採料而獨治煮腦則又慮其勢方合恐煽爲變將徹底實究之則治眾採料者以鳩眾毆辱官人之罪必先究匠首以爭利勒派之咎庶兩平之道而軍工方在需人

去一杜長春不足惜軍工之害不可勝言此投鼠忌器之勢也然則審思而善處之惟有增設料館而寬其抗拒之罪使眾料匠與匠首一體辦公稍爲津貼匠首以示有所統轄料匠既歸料館匠首亦藉得所利不致獨肩軍工之累然後獨聲私煮樟腦之罪而捕之採料者必不復與合然後煮腦之勢孤一幹役可繫治之矣去其煎腦之病則匠首之利必專於以裕匠濟工豈不善哉此瑩今秋在蘭所籌畫出於萬全者也既詳請未及得批去任乃杜長春貪婪無已眾料匠既聽從設館不取工資而聽匠首九一加抽

以爲津貼之費亦不復與煮腦者通咸赴案具結矣
杜長春則必欲加抽二八不可得復以料匠抗辦爲
辭不往設館陰爲挾持軍工之計今觀察慎擇能事
之人而足下適在蘭故屬瑩致書陳其始末相機度
勢是在大才之審處而不可以懸定足下勉爲之無

負觀察意

東槎
紀畧

去一杜長春不足惜軍工之害不可勝言此投鼠忌
器之勢也然則審思而善處之惟有增設料館而寬
其抗拒之罪使眾料匠與匠首一體辦公稍爲津貼
匠首以示有所統轄料匠既歸料館匠首亦藉得所
藉不致獨肩軍工之累然後獨聲私煮樟腦之罪而
據之採料者必不復與合然後煮腦之勢孤一幹役
可繫治之矣去其煎腦之病則匠首之利必專於以
裕匠濟工豈不善哉此瑩今秋在蘭所籌畫出於萬
全者也既詳請未及得批去任乃杜長春貪婪無已
眾料匠既聽從設館不取工資而聽匠首九一加抽

以爲津貼之費亦不復與煮腦者通咸赴案具結矣
杜長春則必欲加抽二八不可得復以料匠抗辦爲
辭不往設館陰爲挾持軍工之計今觀察慎擇能事
之人而足下適在蘭故屬瑩致書陳其始末相機度
勢是在大才之審處而不可以懸定足下勉爲之無
負觀察意

東槎
紀畧

說

軍工廠

鹿港同知
安福 陳盛韶 禮西

水師巡洋之船謂哨監修者臺灣道也其藤麻發廳
縣採買其釘鐵桐油由內地採賣其桅舵樟木由內
山採買於是各城市有藤戶曰奉憲採藤也非軍工
廠藤謂私藤不敢賣有小廠戶曰奉憲發賣餘鐵也
非軍工廠鐵謂禁鐵不敢用有軍工匠首曰奉憲採
料也非軍工廠採買之木謂偷透非軍工廠僱修之
匠謂私修住鹿耳門巡查者名海馬住北路海口巡
查者名料差皆所以嚴海禁查奸細備不虞也而巡

明瑞高廟志 卷八
差之利在船規匠首之利在樟腦廠戶之利在鐵價
倘用非其人利之所在弊即因之然則曷革乎曰否
查臺灣道例修哨船大船月限一隻小船月限二隻
其價領諸司庫大半不敷書差辦公不能不藉茲貼
補以山澤有餘之利供軍需不足之用取者尙近於
義與者尙近於忠舍此而剝削府縣倉庫則爲患滋
大再不然而杯水盟心半塵不染官清於上丁胥染
指於下小民未沾實惠猶是飯從脊梁上過惟是率
循舊規嚴禁滋擾以防流弊乃持平之道也
問俗錄

記

噶瑪蘭颶異記

辛巳

姚瑩

皇帝登極之元年六月癸未夜噶瑪蘭風颶也或曰颶雨
甚伐木壞屋禾大傷繼以疫於是噶瑪蘭闢十一年
矣水患之歲五颶患之歲三蘭人大恐謂鬼神降災
不悅人之闢斯土也將禳之姚瑩自郡反聞災馳至
周巡原野傾者扶之貧者周之請於上而緩其征製
爲藥而療其病疫以止民大悅乃進耆老而告之曰
吾人至此不易矣生人以來此爲荒昧惟狃榛之番
睢睢盱盱巢居而穴處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始

自吳沙數無賴召集農夫負耒鋤以入荒裔剪荆榛
鑿幽險禦虎豺之生番數瀕於死矣乃築圍堡置田
園聚族成郭既以無所統而相爭奪大吏以聞

天子憫焉然後為設官以治之黔首綏和文身向化今則
膏腴沃壤士農工商備矣城郭興宮室畢婦子嘻嘻
而樂利夫山川之氣閉塞鬱結久而必宣宣則洩洩
則通通然後和天道也今以億萬年鬱塞之區一旦
鑿其苞蒙而破其頑洞澤源與山脈僨興陰晦與陽
和交戰二氣相薄梗塞乍通於是乎有風雷水旱癘
疾之事豈為災乎昔者羲軒之世淳風古處百姓渾

渾不識不知未有所為災者逮乎中天運隆五臣遞
王文明將啟而於是乎有堯之水湯之旱聖人以為
氣運之所由洩而不以為天之降殃於人也不然德
如唐堯功如成湯豈復有失道以干鬼神之怒哉若
夫地平天成大功既畢則惟慎修人紀以保休嘉而
於是乎時和年豐百寶告成宇宙熙皞臻於郅治苟
有失德肆為淫慝敗亂則鬼神惡之而天乃降災此
天地之氣既通而人事不和之為厲也今蘭地初闢
雖風水屢洊而不為異五患水三患颶而民不饑無
有散亂何也民皆手創其業艱難未忘不敢有淫慝

之思也雖然吾特有懼焉懼夫更數十年後地利盡
關戶口殷富老者死而少者壯民惟見其樂而不見
其艱也則將有滋爲淫佚而樂於兇悍暴亂者人禍
之興吾安知其所極耶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曰崇
節儉修和睦戒佚游嚴盜賊守斯四者庶可以久安
而不爲災禳何爲者耆老曰善乃記之

東溟
文集

駢體

噶瑪蘭厲壇祭文

姚瑩

嗚呼

上帝好生蠢靈無異

聖王御世中外一家安民以惠爲先善俗以和爲貴冤慘
之深莫過沙場不返厲氣之積多由饑鬼無依嗟爾
噶瑪蘭開闢之初三籍流民皆以孤身遠來異域或
負耒營田披荆斬棘或橫戈保眾賈勇爭先探身鯨
鱷之淵射利虎豹之窟始與兇番格鬪繼乃同類相
殘戰爭越十五年死亡以數千計聚眾奪地沒旣無

名違例開邊死且負咎重洋阻隔魂躑躅以安歸亂
塚縱橫骨拋殘而莫辨肝腦空塗未得一弓之地幽
冥淪滯長啣九壤之悲至於三十六社土番被髮文
身

聖化未沐含生負性

覆載攸同草爲衣而肉爲食猿鹿是伍何知布粟之精巢
斯處而穴斯居風雨飄零不解宮室之美射鹿打牲
以鏢弩爲耒耜赤男裸女無葬娶與室家睚眦盱眙
榛榛狃狃乃始以市買而通漢繼因土地而交爭戰
鬪屢推信漢人果有神助疆原日感疑番輿殆是天

亡生雖愚陋無知白刃可蹈死亦沈寃莫釋碧血難
消更有黃髮少年白衣壯士奮孤忠而討賊識大義
以勤王當孫恩猖獗之時亦盧循縱橫之會蛟吞鯨
視屢思破卵營巢大旆樓船尙待焚艘拔幟乃父老
深明順逆士女爭饋壺漿生擒醜類投轅願効前驅
破敵功成碧海身喪黃泉莫改姓名未蒙

卹典忠誠不滅義魄何安方今

天子懷柔澤周海外嘉羣番之嚮義負籍歸誠憫絕域之
初通設官布化授地分田鯨瀛有截食租免稅鱗冊
無煩十二年教養涵濡七萬戶謳歌鼓舞漢庶則成

家聚族都忘鋒鏑之艱番黎亦鑿兩鋤雲漸有衣冠
之象生人安矣受福方長死者哀哉含悲何極萬眾
青燐之鬼不免餒而頻年疾癘之災良有以也瑩等
共膺此土保赤爲懷賭民番之錯處日久而安念冥
漠之沈淪心悲以惻爰廣安民之惠更修祀鬼之壇
建旛招魂設屋爲主簿集三籍各社耆長涓吉致祭
俾知忘身保眾死事無別乎公私木本水源此日猶
申其禮祀茆楹旣置足以栖靈生籍雖殊何妨共食
奮身以爭地身亡地喪尙復何爭爲漢以怨番漢睦
番和可以無怨如果讐忿兩釋自能厲氣潛銷漢乘

風而內渡速返鄉園番超脫於荒園各登善地從此
人鬼相安民番永樂殊方異域皆成

舜日堯天滯魄冤魂盡化和風甘雨豈不休哉尙饗

噶瑪蘭始入版圖民番未能和睦時有械鬪又頻
歲多災瑩鋤除強暴教以禮讓民番大和乃以秋
仲會集三籍漢民生熟各社番設厲壇於北郊祀
開蘭以來死者爲漳籍之位於左泉粵二籍之位
於右列社番之位於地以從其俗城隍爲之主列
位於上是日文武咸集率各民番盛陳酒醴牲核
以祀之至者二千餘人社番亦具衣冠隨眾跪拜

如漢人禮祀畢又使民番互拜瑩乃剴切誦以和
睦親上之義陳說五倫之道使善番語者者逐句

傳繹之環聽如堵多泣下者

東槎 紀集

社稷壇禱告地震疏

臺灣府前任通判

平陸

全卜年

潤南

伏惟智女安貞嘔吸上通乎蒼緯媪神嚴翼蕃釐下
奠于黃靈浮六幕以無垠界四維而有定凡以靜兼
山鎮恬與瀾安斯履土皆荷其帡幪寬平玉砥而守
疆尤資其奠又鞏固金甌也噶瑪蘭地關臺陽海連
閩嶠屏垣文武保障民番扶弱水以三千地無私載
吞雲夢者八九海不揚波何期素守坤貞遽爾疊來

震動龍門未鑿鼇柱將傾町畦則下谷沸騰廬舍則
中宵轉側厓驚水吠鳥夢風搖半月以還四方未奠
某等忝膺土守素非搖岳之才忍聽陸沈不切安疆
之志也知鉤星伸維星散三淵自應乎天文但恐首
龍吐腹龍安八道未通於地表則山雖嶽立傳可毋
召乎伯宗而廟或榱崩隱終有傷於展氏用修辰告
共底寅嚴總期地道主平奠高不溢以神漢庶可人
居還定履厚胥託於仙瀛尙饗

天后宮上梁文

全卜年

維

國家崇報

神功海波効順維莠屋仰懷

后德廟貌更新欣相宅而移宮就望衡而對宇鴻基視
昔彌我不丕駿烈流今思予贊贊百卅里安瀾平浪
普濟慈航廿四秋闢地聚人宏昭化宇雖雲波譎詭
增華一聽於後圖而虹彩亘連太樸已恢乎前制屬
銀河之案戶架玉殿之飛梁利叶鶯遷允宜美輪而
美奐鳴隨蛙梵安問屬官而屬私並告匠材飲余郎
偉

擬修北門外至頭圍石路啟

陳淑均

夏令供除道之畚在九月十月之交周官役修野之
旗非一手一足之烈欲並登於彼岸須先伐自他山
聽尊全欄南先生按部風清視塗雨畢原無蹊於李
下示有截於海隅謂蘭自北門外至頭圍沿山一帶
非泥汗卽低窪計里卅程匪石鋪不平坦古堦凹凸
背竟如龜皇路清夷蹄偏穿馬緬九經之橫列思千
尺以直排爰據董事覆查議自四圍橋頭接至旱溪
路口程途十里經費千緡石出公家開通於七陌九
阡之際工輸佃戶鋪墊於四衢八達之中在兩界之
田疇左右可無支絀而千方之石塊東西或費轉移

用告仁人共肩義舉一則以官橋驛使馬將毋惜乎
障泥一則以野店行人羊可不迷於歧道於公私得
以稱便於來往卽爲咸宜且昔王霸用石布通衢而
飛狐開三百里封敖因水潰新棧而斜谷利萬千人
史策所稱後先相望今縱直還如矢騁我修塗也應
頑亦點頭請君贈石至於新店過溪以內舊址或增
一二圍至港以前高原免壑此則隨時相度到地思量
總期要害先謀審端徑術不得中途畧斷陷絕津梁
庶幾掃道清塵所履者咸歌君子非必補天填海亦
拜之而呼丈人

修三貂嶺路記

平陸全卜年 欄南

憶余宰高明時林君方司澠潯州治皆兩粵之交繡
壤相錯常得因公晤聚頌其言論洞達諳練宜蔣礪
堂相國一見而許爲幹濟才未幾移守柳州而余奉
諱歸里距今一星終且過矣辛卯冬通守蘭陽路出
新莊乃知君賦閒後爲淡寓公淡去蘭不遠遂匆匆
就道踰三貂嶺見夫蠶叢萬仞拾級而登無顛趾之
患欲悉其詳求碑文不可得咸嘖嘖頌君砌石之功
不置君義聲眾著費不貲無足異獨異君與余盤桓
竟日凡蘭中之風土人情歷途之險易修阻瞭如指

惟六七月稍霽予三上貂入蛤脚非實地何曾踏境
仔難比數日晴明人以爲神助涉危機亦少安古逕無人猿嘯樹層巔有路海觀瀾
敢辭勞瘁希恬養忍使番黎白眼看春秒蛤仔難居民即爲闕路予弗克至茲再不至失信於民矣可乎

抵蛤仔難卽事

亂山行盡是頭圍

原名頭城予爲改之

茆舍參差白板扉萬姓

歡騰迎太守千疇穠釀載朝暉

山中無日不雨是日晚晴

民出可

畏知時語忠信堪師涉世機一紙乞憐來已晚

馬得朱濱

稟投誠

帝威所暨義旗揮

理宣布是化外之民皆成義旅

朝廷德威於

出山漫興

羣傳得勝出山來蠻獠功微愧菲材泥淖仄途勞悵

望險巖昏磴久低徊

予進駐五圍復至溪洲距蘇灣僅五十里前進則蘆葦叢生堅

狀如竹溪水汎溢道路泥淖每下脚幾欲沒腰小徑隱隱生番往來僕夫縮頸將至灣口須翻一山怪石

嗟峨陡險異常攀援上下輿馬竟不能至也

免經破窟株堪守

蔡朱二逆皆欲以蛤

仔難爲三窟朱濱漳人謀之尤便今雖破其謀而賊情未釋必將復來欲靖海氛不能置蛤仔難於不問

也蛟已逃鬻浪尙扈扼腕漫言秋漸老

丙秋九月內奉重守臺郡

外之命隱以蔡朱二逆爲憂禱於前門關廟籤語有得勝同時秋漸老之句風光又上

嶺頭梅

孟夏六日重上三貂頂口占

不矜權術老迂儒天付精神續舊圖
勞勩敢云惟我獨馳驅偏覺與人殊
青山到眼春成夢滄海當關靜似湖
可怪躋攀無腳力重來絕頂汗如濡

三貂甫過又隆隆

嶺名按東韻無收隆字

嵐氣迷漫日乍紅

立參天雲際樹橫空跨海雨餘虹
鋤奸計短頻搔首補拙情殷屢撫衷
知遇萍逢能幾日憐才都付不言中

丁卯秋出山後居民為余設香火見而有感

香火何年設相看感慨增浮名天地忌輿論古今稱

事業空懷抱

予戊伊犁六月

焦勞乏伎能重來慚捧檄規畫

詔吾曾

不有非常者誰教創始謀

方制府開示事宜十八則

僱科由撫字

布化本優游黎庶思官久番羌待澤稠
敢辭于役苦

憚向此淹留

相度築城建署地基有作

背山面海勢宏開百里平原實壯哉
六萬生靈新戶

口三千田甲舊蒿萊邨春夜急船初泊岸
湧晨喧雨

欲來浮議頻年無定局開疆端待出羣才

予以該處戶口繁多

田園廣袤請賽將軍具奏收入版圖俱未遂允行後定奏設屯并請免陞科附和者因謂予多事迨部議

飭駁經梁少詹續奏奉設官經理又以鬪案宥延三年

旨

度阡越陌到溪洲溪水湯湯忽淺流天道難窺原不

測人心易動合為讐卯秋朱逆竄泊蘇灣予乘番艦

溪北岸泉人立迎溪南岸均不敢過溪已奸民鳥散

已夏颶暴後濁溪正溜北溜漳泉分類匪徒聞予入須妨聚

山相率逃避佳士雲騰定寡儔山川頗秀設

士葳事料需三載後敢辭勞勩憚持籌

悶雨夜坐

倚囊誰共話深更兀坐青燈撫短檠點滴茆簷流不

了滂沱荒砌漫將平蚓簫蛙鼓淒涼調別緒羈思去

住情治賦無才民待澤終朝翹首課陰晴時每甲擬

石之議尙無定示開丈半月晴少雨多不勝焦灼

噶瑪蘭坐西向東經相度築城建署地址申報茲堪

輿梁章讀請改坐北向南因復履勘果成大觀喜

而有作梁字鳳儀南安縣人

南北移來助若神員山龜巖宛相親天然佳境開金

面叢爾方隅荷

玉綸蘭境現係奉三月綢繆占既濟數年議論快初伸斜

陽獨立頻搔首綠畝青疇大有人

排悶

無端捧檄陟層巒跡寄空山暑亦寒怒發火龍飛掣

電六月十六亥初居民失火五圍草屋二憐深赤子

急投丸

淡防朱半帆司馬為予製定中丸施送適居民病投之多愈

低簷矮屋當

長夏鹿脯園蔬慰素餐隨遇置身原可樂人生何必苦求安

六月故五日發申噶瑪蘭創始章程作

三月心思此日成揮毫悉本舊章程

仁濡雨露欣同戴

蘭中居民畏究私墾今奉版圖適予承辦民心允服予亦得遂前

旨收入

請氣挾風霜愧久更

人謂予文稟不甚委婉予云理直氣壯何須以卑弱語出之

治賦暫收三萬畝鋤奸權淨五圍城

計辦擬抵者五犯按今廳治即

五圍地休從創守分難易須凜民品可畏情

予初入五圍業戶之

議不成遂有居人以翌日交租受累多方恐嚇居民唆令抗拒者予設法諄論反覆引導始各遵照領竿

分在丈報附錄於此以告後之官斯士者

前詩有三月綢繆占既濟今十八則事宜甫脫稿即

遇大火大暴之灾竟成詩讖與言及此爰賦一律

用志敬畏

詩占既濟本無心灾異頻來感不禁烈燄沖霄籠皓

月

六月十日狂飈挾雨折深林

廿四日

溪迴故道分清

濁

已巳六月颶後濁水溪正溜北徙與清水溪合暴流居民以清濁不分苦之今風雨後仍循故道

人聚荒村計丈尋

時各村佃聚算田甲

久識浮生無定着那堪

憂患苦相侵

立秋日感懷

蕭蕭楓荻又驚秋，振觸難禁淚暗流。暮雨朝霞占變態，塞花邊柳憶離愁。按中秋述懷詩序有云：丁巳至壬戌六年戌伊犁。緣慳

報

國逢箕咤

先三年予以革書楊幸逢赴京捏控被撤致請開鳴瑪蘭事中寢

事濟當官借

箸籌

時以候補知府駐辦創始事宜

回首做廬歸未得，莼鱸幾次作

癡謀

七月十五夜對月述懷

孤負月圓十二回，蘆花風動客愁來。微名幸附垂青

史

噶瑪蘭今得方制府奏准開闢予以委辦應得附名

小住那堪枕碧苔

楊前水浸

卑濕不可耐

蒼莽山雲蒸幻境，迷漫海霧湧飛埃

颶風將先日

海霧湧起如塵

田疇信美非吾土，好把勞生仔細推

不須重溯舊因由，垂老何妨聽去雷。數片白雲閒放

眼，千叢綠葦晚搖秋。輪輾異地難同轍，清濁崇朝也

判流

即清濁二溪事

此後風光隨所遇，前程莫漫付登樓

漫興

此地堪乘興，平疇山海閒。人從秋爽健，事過日晡閒。

清濁分支派，民番化傲頑。雙峯誰湊合

謂龜與員山

水陸

巧相關

久客何知苦，前謀快一償。馳驅方老馬，心跡類驚麀。

匙撥葉珠潔

北方人呼薏苡仁為葉珠

盤堆佛手香，果能隨遇合。

無事卜行藏

移寓口占

新成公解

按時未設官建署所謂公解今已改拓倉廩

類鶯遷正是葭蒼

露白天兩月圳藪舉且濕三開茅舍靜而便心安到處皆清境履險重來屬暮年半載自知無善政不煩

計算杖頭錢

噶瑪蘭中秋

聞說朝晴暮雨天中秋始見月重圓茆簷新蓋劫灰盡冰鏡高懸景色妍

聖化昭明舍內外

神靈照耀徹中邊乾坤運動真無跡共仰清輝話往年

我亦相隨笑口開不孤跋涉賦重來九天雲淨除纖翳百里途平絕點埃丹桂園中恩舊植紅菱池面紀新栽夜深秋思無端集香霧清輝咏幾回

九日晨起悶坐

八月十六日雨至此日止中間晴不及五日

斜風密雨到重陽憶到身家百感茫竟旬了無新意

味從公難改舊衷腸潮聲遠近喧清夢

夜夢人以茶城畱任四字

封貼宅

之後門

蟲語週遭

按週遭疑當作啁嘈

近小牀畢竟似僧還是

客披衣起坐費思量

噶瑪蘭重陽

身安異域便為家肯向空山惜歲華
 半雨半晴天氣
 幾如癡如夢我生涯塵冠甫拭無須正濁酒能沾不
 用縣吟興問誰詩思美催租且漫任喧嘩時議
 九月十五夜苦雨微

匝月秋霖不肯晴中宵屢起看雲情
 報陸田甲客遲
 交輸運倉儲耐緩征溪漲泥深肩負苦
 雷奔電掣鬼神驚劇憐一片光明影
 却在亭雲暗裏行

前詩有溪回故道分清濁句時欲刻聯志慶因成句

云月助中秋照海山聯成復續一律聯旁註云濁水溪仍循故

道清濁攸分中秋見月居民云十餘年來亦屬僅見誠為奉旨收入版圖後瑞應謹書以志

月朗中秋照海山天開地闢出塵寰
 溪分清濁占全局化格民番各就班
 養就寸心如野鶴贏來雙髻似霜菅
 半年勞苦今差息攜得新詩一卷還

畏雨

一日陰晴屢看天晚收伊始兆豐年
 揚花恰遇秋陽暴擷實頻驚宿雨
 綿手熱瓣香虔拜禱心懸釐祝凜
 冰淵浮雲終惜東風掃枉使愚忱苦
 自煎

出山日作

辛勤七月倩誰知蘭解催歸放好枝
 塵案香清民訟息葉舟風細客行遲
 天光容與青山澹海鑑澄平白

浪馳任怨任勞公事畢差堪自信是無私

辛未元夕入蘭漫興

放舟深夜到蘭園比戶燃燈月共輝三至漫誇精力

健一差頓覺歲時非蒼生青眼遙相待白首雄心未

肯違轉瞬東風帆影疾典衣買棹趁春歸

辛未生日志感

六五光陰彈指中遐陬三至効孤忠

宋史謂韓琦孤忠每賴神助予

于噶瑪蘭不畏瘴癘亦然雲霞過眼都陳迹冷暖隨人亦苦衷

路疊更心倍小流言難禁耳須聾功名青史知非偶

未信蒼顏得轉童

欣償夙願山自在尋吟暮雨灣權勇不矜心坦

蕩猛寬相濟語雍嫻三災恰共黎番苦

庚午夏五圍火後繼以颶

暴二災幸無大害

二瑞平分水月閒

庚夏濁水溪仍循故道中秋見月

審處

熟思憑一已幾回搓手悵維艱

憶承

恩命感慚俱游歷升階

眷獨紆鞅掌卅年因偶步電皇一念凜公趨緣深瀛海頻

經度夢契耀仙屢仗扶

予自丙午渡臺後每遇疑難事即夢與清臞老人對話

差喜精神猶滿足卑官雅稱白髭鬢

時得委署淡防信

重思建樹到區閩一片丹心總欲伸拓土開疆經歲

月予往來駐鋤奸勘亂輯民人予以奏委查雪霜飽

盡消中熱風雨漂餘會首春蘭境風雨冬月最盛予

仕路崎嶇隨運轉伊誰祿富我偏貧

答友

網舉日張數月工潛孚默化賴天公了無權勇驚塵

眼騰有辛勤表潔衷十六字中逢運會去夏偶編嘉

廓土億萬斯年咸稱定字十六字給發丈單事百三

後繹思若值已巳辛未押韻即難如此貼切里內協春融自崧崧嶺至蘇灣安排差幸歸停妥吾

道從來不計功

重定噶瑪蘭全圖偶成

尺幅圖成噶瑪蘭旁觀慎勿薄彈丸一關橫鎖炊烟

壯兩港平鋪海若寬金面翠開雲吐納玉山朗映雪

迷漫金面山在北籌邊久已承

天語十一年夏即奉賈傅頻煩策治安謂汪稼門制府張

三農力穡趁春晴雨霽烟消望極平形擬半規深且

邃溪飄雙帶濁兼清培元布化思良吏劃界分疆願

兆民他日濃陰懷舊澤聽人談說九芎城蘭境九芎

楊柳同性現環城植之

壬申生日志喜

花甲週來又六年三登堂上結因緣時三握素知感

悚承

天語

獲盜摺回奉

上諭

垂老慚惶着祖鞭名士笑圍

傳好句

浙江吳澹川壽予詩有匹馬笑圍城寄命一書生句

荒陬拓土見

平田

噶瑪蘭善後事將竣

喜從圍聚得真樂鴻指春深百卉鮮

鴻指圍在公署右時權寓園中

噶瑪蘭道中口占

五入深山敢憚遙開雲屢喜見三貂榛徑漸化民番

習淡泊能為屬吏標

時翟榆園司馬新莅頗能安貧

照眼野桃紅細

細濕衣曉露白飄飄嗟余孤立無將伯冀把涓埃報

聖朝

停輿洗耳聽蟬鳴雅噪能令百感平可口蔗漿寒浸

齒宜人茶味澹怡情飢驅老宦神偏健困頓長途坦

不驚手刷海棠秋色裏意傳芳韻出山城

羅東道中

按生番呼猴曰老懂是地有大石在道旁狀類獼猴生番呼老懂傳者因訛為羅東

距廳治南二十里

凌晨閒攬轡極日望清秋地判東西勢溪通清濁流

炊烟村遠近帆影海浮沈白鷺應憐我三年五次游

登員山

莫訝員山小龜山許並肩千尋壓海浪一撮鎖溪煙

蟠際真隨地安排本任天披荆紆倦眼吟望好平田

九日登高

開雲撥霧近霜天此日登臨我獨先千畝穗垂含曉

露萬家炊起吐晴煙龜山南北全開面相傳吳沙思報陞時夜夢

神人告曰龜山險開可歸版圖今連年風雨山南北皆開帶水東西任放船年前

清濁清淺濁深今乘興不知筋力弱振衣直上喜如

顛

得廢廉訪先代請免接蘭篆志感

傳來羽檄接蘭廳遙計封章達

帝庭借箸早經人駐足榆園翟司馬已准借署且到任經一月持籌何用我

勞形奏令親丈寸心久共玉山白兩鬢難方龜與青

土人呼龜山為龜嶼竊幸長官憐潦倒代為聲請出郵亭

出山贈翟榆園司馬

揮手出蘭境從教免再來撫綏資妙手和輯仗仙才

煮海籌經費執柯聽取裁鹽務工程兩事頗費籌維山川誠美秀

桃李好培栽

按以上五七律四十五首原刻三十二首在開蘭節畧後今更從東游草補出十三首按次分繫為楊氏噶瑪蘭詩以下亦從原刻為噶瑪蘭詩題辭今摘鈔謝詩六首

雷陽遺事 并序 謝金鑾

雷陽陳中丞按中丞諱瑣號眉川廣東海康人由進士調知臺灣縣游陞臺廈道官至

福建巡撫志稱其單騎之任祇一老蒼頭襍被自命巡海自賫行糧屏絕

供億以勞卒於官一綈袍覆以一布衾而初為臺

已 贈尚書銜 賜諡清端崇祀名宦祠灣觀察嘗北巡淡水往返千四百里自持糗糒夜

宿村舍旁僕從寥寥數人見者嘆息周宣子作諸

羅邑志 周鍾瑄貴州貴筑人由舉人康熙五十二年知諸羅縣延名宿陳夢林輩纂輯縣志

述其事蓋詳後人亦幾忘之矣嘉慶丁卯柳州楊

公雙梧復守臺灣時海寇朱濱侵蛤仔難募番勇

破賊而歸不煩縣官一役於是臺民復思雷陽之

事三山謝金鑾 按退谷廣文今崇祀鄉賢祠使工繪為圖以示

於後復題詩於其左方焉戊辰閏月記

行李蕭蕭擔一肩有人踪跡似前賢倩渠摹得雲林

筆一幅溪藤淡墨傳

匹馬孤栖最可憐瘴雲漠漠海連天微聞父老咨嗟

語此事蹉跎百廿年

紀捷四首

太守將西渡其言未必真

天聰明絕域海國賴斯人隱懾無形患初回有腳春瀛擣

百萬口造物豈非仁

昔日王巢賊頻年赤嵌城竹圍堅似鐵壯士喜為兵

林爽文之亂守城 義勇皆從楊司馬馬首惟予望牛皮不戰平 福中堂 兵至用

力於南北二路 中路不煩用兵至今楊大眼南北有威名

東轉雞籠外其名蛤仔難蠶叢驚地裂蛇瘴遍天寒
蠻獠春旂出兒童竹馬看崑崙三鼓奪未似此行歡
時朱漬令賊黨開路入踞蛤仔難
去羅東僅二十里觀察入破之
羽檄傳天外須臾離海東舊棠依召伯新稻賦張公
天意無私覆邊防有異功誰將軍國事爲達

帝王聰

按題辭
止此

蘭陽八景詩

并序

知州署廳

博平

烏竹芳

筠林

噶瑪蘭一新闢之區也榛莽荒穢草不蒙茸每爲
人跡所罕到前之人來守斯土者斫其荒而除其
穢落其實而取其材由是奇者以露美者以顯而

山海之靈異景物之秀發未嘗不甲乎中州特以
僻在荒陬海天遙隔文人騷士每裹足而不前實
貽林湖之愧雖然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
雖盛弗傳予以乙酉夏承乏斯土見夫民番熙穰
山川挺秀北顧滙嶺雲烟縹緲南顧沙喃水石雄
奇其東則海波萬里龜山挺峙其西則峯巒蒼翠
儼如畫屏竊疑天地之鍾靈山川之毓秀未必不
在於是也故特標其名而誌其勝列爲八景附以
七絕庶名山佳水不致蕪沒而不彰後之人流連
景物延訪山川亦可一覽而得其槩云

龜山朝日

曉峯高出半天橫，環抱滄波似鏡明。
一葉孤帆山下過，遙看紅日碧濤生。

隆嶺夕煙

層層石磴繞青雲，綠樹濃陰路不分。
半面斜陽還返照，晴煙一縷碧氤氳。

西峯爽氣

重疊青峯映碧流，西來爽氣一天秋。
山光入眼明如鏡，空翠襲人無限幽。

北關海潮

蘭城鎖鑰扼山腰，雪浪飛騰響怒潮。
日夕忽疑風雨至，方知萬里水來朝。

沙喃秋水

磧石重重到處勻，青山四壁少居鄰。
秋來積潦無邊闊，水色天光一鑑新。

石港春帆

石港深深口乍開，漁歌鼓棹任徘徊。
那知一夕南風急，無數春帆帶雨來。

蘇灣蜃市

湧水回旋地角東，山光日色照瞳矓。
蜃樓海市何人

見遙在澹煙疎雨中

湯圍溫泉

泉流瀉出半清湍獨有湯圍水異香是否天工鑪火
後浴盆把住不驚寒

海濤蘭近海濤聲
作即大雨

緣何海嘯滿蘭城山雨欲來先作聲雪湧港門龍作
吼風搖舟楫客初驚幾番飛瀑從天降一片晶簾捲
地橫十里猶聞喧貼響瀟瀟不住到平明

洋玉簪其花如傘柄他似箭攢開如傘蓋周
圍似雪香氣襲人真異花也蘭地有之

銀箭微攢雪作花襲人香氣透牕紗夜深明月來相

照一傘高擎玉吐華

木樨花此花蒂軟每月
花開亦名月桂

綠葉層枝與桂同花開蒂軟怯迎風經年滿院天香
散不待秋清八月中

大紅花即扶桑花
蘭地最盛

珊瑚點綴綠雲叢海外花開別樣工葉似青桑微帶
露葩如赤芍笑迎風四時不改朝霞豔一色常欹夕
照紅雨後清芬飄滿院教人錯認牡丹同

蘭城公寓寄興

竹聲蕭颯雨聲催驚破幽人午夢回拂袖香風木樨

放映總金色菊花開海天已滯三秋後鄉信難逢一
雁來渺渺予懷添旅悶蘭舟何日渡陽臺

蘭城中元蘭每年七月十五夜火炬燭天笙歌喧市
沿溪放暗家家門首各搭高臺排列供果

無賴之徒爭相
奪食名爲搶孤

殺果層層列此筵紙錢焚處起雲煙滿城香燭人依

戶一路歌聲月在天明滅燈光隨水轉輝煌火炬繞

街旋鬼餘爭食齊環向跳躍高臺欲奪先

別菊花余在蘭城種菊數盆臨行時含葩未吐而情
殊惓惓詩以誌之按原詠四絕今存其二

久滯蘭城厭海濱陰雲不見日華新爲因種菊情偏

戀冒雨初開送主人

節過重陽又一旬白衣送酒更無人含情脈脈如將

吐笑口雷開報小春蘭地菊皆
十月開也

噶瑪蘭北關閩浙總督
金匱孫爾準 平叔

山頭亂石金華羊下飲大澗波茫茫蹴蹋洪濤濺飛

沫紫瀾迅激浮驚霜北關拔起通一線訇然石扇森

開張天開地闢絕人跡胡煩設險勞隄防我

皇德遠暨日出坐變斥鹵爲耕桑乃知天意早有在陽施

陰設成巖疆我來叱馭行過此戍卒環列排纍槍關

中沃野七千甲南東其畝蔡鋪穰茆茨土舍雞犬靜

疑從上古窺洪荒鳩舌侏僂費重譯見人狂顧如驚

瘴地無可欲視聽寂安得習染生癡狂無懷葛天在
人世桃源之說非荒唐鯤壑東瞻寒礁石雞籠西顧
連崇岡瞿唐劍閣身未到鄙陋視此誰低昂援毫思
欲勒銘去媿無筆力追孟陽

蘭陽卽事

全卜年

四圍修竹蔭檀欒簾外青山挂笏看領識閒中風味
別頭銜未礙是羸官

金猊香裊麝煙凝小榻橫牕月半稜花影撩人詩思
動矮牋新試短檠燈

瓜皮艇子短篙撐傍柳依花遶岸行載看米家書畫

藁春風一路聽禽聲

溪南溪北草痕肥山後山前布穀飛叱犢一聲煙雨
細杏花村裏勸農歸

芙蓉小沼近東偏出水亭亭態更妍一幅西湖新畫
稿中央只欠採蓮船

叢叢秋菊燦籬東賞到黃昏興未窮夜靜不知風露
冷滿身花影月明中

一夜秋風拂鬢華蕭然興味似山家幅巾短褐西窓
下黃葉煨鑪自煮茶

憑欄徙倚到斜曛鎮日消閒只看雲疎懶自安庸吏

拙不須摘發頌神君

過草嶺

知縣署廳 柯培元 易堂

荒草没人作風浪我御天風絕頂上風催飛瀑衝石
過霧漫前山帶雲漲老猿攀枝窺行人怪鳥啼煙弄
新坑千年老樹無能名十丈懸崖陡相向下瞰大海
疑幽冥仰視天光透微亮安得化險爲平夷中外同
歌王道蕩

望玉山

到底神仙不可名此閒疑卽是蓬瀛晶瑩一氣衝雲
出縹緲三峯削壁成翠水瑤池應彷彿琪花珠樹不

分明天門朗朗乘風上好伴仙人餌石英

望龜山歌

千歲老龜化爲石遍體綠毛眼深碧蹒跚欲上蓬萊
山道逢巨鼇話仙迹天風慘澹迷寒雲水國汪洋震
霹靂縮頸團伏波之心奔浪汨沒露其脊不計年月
皴蘚蒼竟飽煙霞附沙磧荒草如鱗羣鹿遊深洞穿
脇老猿據我家東魯有龜山望魯操琴心戚戚我官
南閩訪龜山邇英講書稱嘖嘖何來蘭海挺奇姿黃
安撤下隨潮激只今避地兼避人不爲世人十朋錫
我來正值春風生遙見空中翠新滴曳尾波中甘浮

沈昂頭天外去咫尺仙蹤肯逝肯來遊塵眼可望不可卽吁嗟乎龜兮龜兮如有靈力捍蛟龍斬荆棘卜我買山終乘桴此閒支牀學閉息

生番歌

風藤纏挂傀儡山山前山後陰且寒怪石叢菁巨龜卧橫眼老幹修蛇蟠吻鹿結羣覓仙草捷猿率旅尋甘泉蕉葉爲廬竹爲壁松皮作瓦椽作椽中有毛人聚赤族羣作鳥語攀雲巔黔面文身喜跳舞唐人頭顱漢人妍或言羸秦遣徐福童男童女求神仙神仙不見見荒島海島已荒荒人烟五百男女自配合三

萬甲子相迴環不識不知覺太古以似以續爲葛天何不招之隸戶籍女則學織男耕田人生大欲先飲食此輩喜見盛衣冠

熙朝版輿軼千古梯山航海暨極邊此亦窮黎無告者
聖人仁政懷與安

熟番歌

人畏生番猛如虎人欺熟番賤如土强者畏之弱者欺無乃人心太不古熟番歸化勤躬耕山田一甲唐人爭唐人爭去餓且死翻悔不如從前生竊聞城中有父母走向城中崩厥首嗚啾鳥語無人通言不分

呼杖具杖畢垂頭聽官諭嗟爾番汝何言爾與唐人
吾子孫讓耕讓畔胡弗遵吁嗟乎生番殺人漢人誘
熟番翻被唐人醜為民父母者慮其後

封篆後偶染微疴幸公事稍簡有所感輒書數韻彙
之得十二首

職守

署通判李若琳 淇質

職守雞籠地疆逾馬賽東

馬賽以東為蘇灣即蘭境盡屬也

民苗深

顧畏獠島悉幪幪渾噩風猶在鉤輶語漸通專城肩

鉅任曷敢貸微躬

形勢

枕山三面峻襟海一更橫

海經蘭地計一更程不過一更

草昧荒前

代梯航本

大清龜趺踞砥柱鳥道關荆榛笑指奇萊外聞風意已傾

如卑南寬泗波瀾等處皆膏腴沃壤豈甘自外生成願予老矣願以俟後之君子

竹城

設險城何恃週遮竹四圍由來森幹節亦足固藩籬
疎漏宜增補傾欹恐易危卽今犀角盛莫使鼠牙虧

編審

地列東西勢莊分四五圍浚圳將水導編甲以戈推

免窟營空狡魚鱗册易知普天皆食德詭寄亦何為
講學

經史傳心學詩篇養性情如何憑記誦止以弋科名
身世無殊軌親疎有定衡春風浴沂意領此在儒生

敦俗

乾坤大父母君相正陶甄莫漫分三籍由來似一人
田園溝洫共歌舞歲時親蘭地雖初闢桃源合與鄰

羅漢腳

盛世無夫布仍多浪蕩身須知羅漢腳半是擲金人任肆
崔苻虐終罹法網新孰操隨會法俾爾盡逃秦

防番

界未標銅柱疆曾劃土牛犬羊區異類麋鹿信同儔
奈有鬪體癖能無性命憂抽藤與伐木莫浪越山頭

海防

路自臺陽出隆隆始一灣四圍皆大海五省仗雄關
皖浙閩粵皆藉作屏藩天塹飛難渡樓船利足患

聖朝雖恃德不敢弛防閑

祀竈

水火資生活庖厨藉割烹人閒炊爨主天上屈伸衡
見說仙輿駕均於此日行緬懷俞淨意精白寸心盟

迎春

鳳紀頌夷島鴻鈞入後臺後臺借用以蘭處臺後也人方循海迓

天已送春來歲稔民同樂官微老暗催捧符經半載

布德未能該

除夕

欲與民更始胥將舊染除一年終此夕萬戶貼新符

老去心猶壯春來病欲蘇天教能健飯不必到澎湖

時已奏補澎湖

佛桑俗名大紅花署中一株四季長開

果否佛桑屬爾魂醜顏日映扶桑暎居官若概同倉

庾富貴真看到子孫史記平準書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庾氏蘇詩

牝丹詩是處園亭皆可種看到子孫能幾家

月季花

月季花開應月明幽芳豔質四時榮光華未許蟲蠶

蝕免使東坡和再生東坡和子由月季花再生詩幽香本長春暫悴如蝕月

卽事

自我符分蛤仔難佛桑月桂日流丹蒲葵詎肯逢秋

棄終日扇不離手松柏無因傲歲寒以草木早青故也淫兩客疑天

或漏和風人慶海安瀾諸生努力操鉛槧莫遣山前

笑彈丸

陽景三絕

蕭竹友

按竹友好甚與術嘉慶庚申歲游蘭地止四圍耳
竹友以蘭城拱翠石峽觀潮平湖漁笛曲嶺湯泉
龍潭印月龜嶼秋高沙堤雪浪濁水涵清為陽基
八景復有佳城八景如湖堤曉月之類皆係以七
言絕句又歌今錄其陽景
三絕及番俗詩各一首

石峽朝天景秀妍高峯玉笋插雲煙遙看雪浪飛千

尺秋色凌空水接天 石峽觀潮

龍潭碧水玉壺清印得秋空兩月明百里江山如畫

稿青巖藍影盡含情 龍潭印月

孤峯獨聳接雲閒砥柱中流豈等閒日月每從眉上

過乾坤飛海龜嶼秋高

蘭中番俗

徧履蘭中地番莊卅六多依山茅蓋屋近水竹為
象怪疑魑近心頑奈石何往來皆佩劍出入總操戈
酒醉欣搖舞情歡樂笑歌尊卑還可愛男女實難訛
八節無時序三冬亦暖和未能傳五教咸曉四維摩

龜山朝日

舉人 陳淑均

昂然勢轟海門東十丈朝暎射背紅員嶠戴星高出
地咸池浴水突浮空山衝柳鼻開靈穴與轉雞心架
曉篷白是醮波常五色對看隆嶺亦瞳矓 柳鼻即府
志鼻頭山

與雞心嶼皆
入蘭海道

嶺嶺夕煙

石磴盤旋暮色蒼
引人煙景入巖疆
輕如翠帶拖嵐起
細與晴絲挂嶂張
幾檐歸樵尋出徑
半林栖鳥抹斜陽
來朝拂袖登高頂
雅近鑪頭捧御香

西峯爽氣

入我襟懷在此閒
西峯不獨一員山
何人解向紅塵洒
對景能消白晝閒
簾放竹猗秋水碧
欄扶花亞夕陽殷
披衣興到餘酣處
漿打谿頭弄月還

北關海潮

海轉臺陽背面寬
天開巖戶扼全蘭
百三弓勢射潮

準十里軍聲堅壁看
雲外樹嵌危堞小山腰
風吼怒

濤寒憑誇水盡朝東去
且擁南關兀坐安

蘭境百三

灣如弓背烏石港口南去萬水朝東洋面不遠見楊詩註及開蘭事宜

石港春帆

水流天外海孤懸
幸有恩波及福泉
港小能容舟入口帆低不礙石多拳
斜風撐出濤三尺
細雨收來幅

十聯贏得人裝書
畫藁滿江都喚米家船

港口過鼻頭山對渡

五虎徑達泉南每春夏交內地小舟裝販米石

沙喃秋水

一灣三十里平沙
笑指雕題近水家
雁起蘆邊秋漲

閩花疎蓼外夕陽斜溪光潤帶禾千頃洞口流交樹
八叉盼到月眉圍盡處恍疑晚市聚魚蝦月眉圍近沙喃盡頭

蘇灣蟹市

無端海市湧樓臺車馬衣冠景物該一水暗連諸噲
咽半空擎出小蓬萊仙家總在迷茫外世境都從變

幻來莫便風吹南北灣留將圖畫太陽開蘇灣與斗

七十二社生番毗連其地有南風灣北風灣即港口船舟之處

湯圍溫泉

華清今已冷香肌別有溫泉沸四時十里藍田融雪
液幾家丹井吐煙絲地經秋雨真浮海人悟去風此

浴沂好景蘭陽吟不盡了應湯谷沁詩脾

龜山與歌

嘉興屠文照西園

臺陽北路三貂艱轉行東下臨深灣忽逢海島如屏
環孤峯聳立蒼石頑詢之父老名龜山招同舟子相
躋攀果然形色龜一般四足綿亘千波開首尾峻嶒
苔蘚斑天公厭若堅甲擐霹靂一聲流血殷驚走生
番馳無還相傳乾隆年未有多羅美遠社老吁嗟乎
甲蟲三百汝為長水族之中巨靈掌不期石頭宛肖
像波濤掀天風鼓盪漁舟到此難下網但見奔騰萬
馬響狂瀾迴潭深萬丈飄泊海艘如魚鯨向聞樵採

有人上虎穴幽深作蝸蝸五總十朋常來往氣吞鯨
浪呼吸爽蛟龍過此敢縱放龍鼉同類但瞻仰年年
滋生如卵養變化無窮神通廣又聞每歲臨中秋當
空皓魄月夜幽花啼文角蹲犀牛此山挾之海面浮
兩角分開水不流雙目如珠夜光投忽作海市飛蜃
樓風波頃刻翻不休我今橐筆來高游鱷魚何用韓
公謀制伏神怪如楚囚生民樂利滄海收
已丑九日登黃泥嶺望海

與客憑臨望翠濤黃泥偏說是登高雖無海雁啣書
至尙有風鳶結陣鏢短髮傷秋還落帽異鄉過節漫
題餽沿山尋遍茱萸少且把籬花送濁醪

初旭時見玉山

曉起望晴空遙見白山列昭昭吐虹光明知不
有意看此山偏偏此峯失相隔百里閒隱現總
雙溪途中作

拔貢黃學海

下雙溪接頂雙溪兩岸秋風榭葉低莫道漁船無泊
處桃花三月認前蹤

龜山朝日

生員李祺生

靈峯孤聳海東尊高挹朝陽勢欲吞吸退曉嵐
市吹殘宿雨霽龍門幾番膏澤頤聞出

山吐霧水

朝宗崩下奔誰向斑斕占吉兆波光猶映墨畱
沙喃吹火

沙喃吹哩湖濱頭萬壑千巖徧素秋山捲雲烟開
向水分清濁合東流金沙泉溢寒光沸玉岫源傾
彩浮聞道瞿唐常倒峽此閒原自有龍湫

玉山積雪

元圃層城詔未真玉峯縹緲見精神天遙嶺海偏
雪地近蓬山訝砌銀六出花飄雲氣碾全臺源
光淪何年分得崑岡脈來障東南半壁新

石洞噓風 在擴仔山

玲瓏石竅鬱層嵐

自將一

北信否來龍

不畏番

鷓鴣

曲

七

蘭陽雜詠八首

溯鼻

入蘭洋

鰲島斜拖象鼻長
天公設險界重洋
噓帆兼候風南
北鈎船時防石
顯藏米艇接邊行
尙穩草船浮海勢

難狂梭巡樓艦終須慎
艤舫營師水一方

三貂

入蘭嶺路

想像三峯天外堯
現從島國指三貂
猿梯直上雲千
仞鳥道惟通路
一條望若茫茫西
海隔開蘭步步
北關遙內山樵徑
來茶客說距新莊
只兩朝

竹城

插竹爲城

鳳竹原無雉堞名
藩籬捍蔽儼維城
復于隍卜蒼筤
老瞻彼淇疑版築
成翠幕一圍資固
圍綠沈千个抵
排兵蕭疎莫恃春
雲補未雨修宜眾
手擎

番社

化番成社

獻地當年此熟番社分卅六駐平原譯名武夕輶劉
別問俗榛狂馱舌存金鯉魚懸雙額喜刺桐花發一
年論斗醪尺布售摹紙忍極田租漢仔吞

漏天

秋冬多雨

聞道黔中雨勢偏秋冬蘭雨更連綿氣迎塞北風掀
浪地處瀛東水上天補石欲邀媧再鍊變桑誰信海
三遷可憐沖壓艱修復租稅年年泣廢田

餘埔

荒復不一

百里民番錯雜居耕三耕一復何餘荒坑試種人拚
獸浮埔經秋佃變漁鋤力丁男宜體卹戈聲田仗戒

紛挐縱存地角無多隙案吏猶談報墾書

東海

三港通洋

此去汪洋接太空傳言萬水盡朝宗
陽瑯嶠難南渡浙海舟山倚北通
烏石灣生歸艇月龜峯雲起列
屏風蔡牽敗退朱濱走安土無忘擊賊功

生番

甘隘防堵

海角蒼生共此生視然何獨及人情飾金怪具鬪
癖飲血羣歸鳥獸行番割得毋斬構囑噉
齋兵雖言隘隘難防徧鬼怨

蘭防卽事

蘭山一路重江邊輕坐籃輿便各旋溪壑步仍

涉埔平行犢有車牽竹圍茅屋凍村落樹屋房

懋遷臺俗稱油又稱碾米房日無數身屋、廬斷稻夕夕

墾又年年指一帶以

虎蔡馬隘設防閑益如虎尾蔡半以

沙喃逼尸山番害數從谿徑出庄屯都半

穿莫惜亡羊補虞備何嫌卽鹿艱丁壯甲田資孤

臺俗丈田以戈計畝曰甲石垣應在眾擎閑

琉球難夷遭風到境加意撫卹照 例護送詩以紀

事

得生歎命賴漁船恭順中山天亦憐破艇底能漂海

上大龜與恰屬蘭邊館餐仰體懷柔遠額手欣看頂

禮虔此與琉球深夙契前年護送又今年已西冬內

難夷林廷棟等三十四名當經護送今辛亥嘉

平又救獲難夷宮平等十四名擬於新春護送

夫何橫孤嶼而形奇長介蟲而名振象南閩而取離
蟠東瀛而居震鼇戴資其泳游鯨奔助其潮信終古
靈修一方坐鎮湖天錫龜文朱字書出洛如龍出河
訶神膺龜鈕黃金篆曰章而名曰印原其置身鯤壑
極目鯤洲泖鼻前捲貂山右兜延一脈於大雞籠後
犄遙勢於沙馬磯頭當蛤仔難之東首在烏石港之
外流豈真員嶠方壺可望而不可即儼以俯靈仰繹
載沈而兼載浮爾其為形也蹶躡波閒昂藏洋埃尾

龜山賦

黃學海

夫何橫孤嶼而形奇長介蟲而名振象南閩而取離
蟠東瀛而居震鼇戴資其泳游鯨奔助其潮信終古
靈修一方坐鎮湖天錫龜文朱字書出洛如龍出河
訶神膺龜鈕黃金篆曰章而名曰印原其置身鯤壑
極目鯤洲泖鼻前捲貂山右兜延一脈於大雞籠後
犄遙勢於沙馬磯頭當蛤仔難之東首在烏石港之
外流豈真員嶠方壺可望而不可即儼以俯靈仰繹
載沈而兼載浮爾其為形也蹶躡波閒昂藏洋埃尾

以玉真子傳記卷八
搖曳而若伸足蹠跚而又止蒼松鬱其文鱗皓石連
其貝齒青髯黝采由來賦質多殊碧眼金精認得前
身恰是若有人效茲導引誰云舍我靈龜况此山信
合神奇相誓有如白水其氣則欲吸無端吐吞自便
遐邇同瞻顯微互見景倏陰而倏陽漂疑颺而疑霰
天水聽其依違魚龍憑其變幻頤閒霧出雲時而雨
徧山頭足下雲收瞬息而風來水面君不見旭日初
昕啓明已分朝陽久慣啣日多殷桃都而先聆雞唱
扶桑而與仰龍震莫不左類右若外飾中薰想坎居
離麗之相兼良其趾止其所舉青純蒼光之不一物

相雜謂之文至若雲不織迷月無點暈萬水波平三
山路近疑神物兮出遊向山靈兮慰問前身果而
身獵長短殊名山澤損而澤山咸感孚著訓是真三
百六甲蟲之長山海通靈况秉二十八列宿之精文
明啓運彼夫蜃氣嘘樓鮫人潛室鮪穴疑虛鼉磯鮮
實雖浦腹以魚名徒峽堆而牛出卽至鹿港洋開蚶
江渡吉虎門望五鯤身列七要不過近似取名牽連
載筆孰若此呈蒙顯霽而斑駁陸離背陰向陽而嶽
寄屹崒六十里沙崙對配蜿蜒而生相從天數已切
枕嶺遙臨安息而搢牀鎮日是蓋元夫託始靈胎

胎翽遊渤澥隔絕塵埃接臺灣山後之丁入海則
蒙有別鎮閩洋海東之海仰山而龜兆之才久鬱終
通昔斯與之忽圻老番能識謂漢人之必來斯誠蘭
地張屏持萃坤輿之間氣從此瑤光炬采益燭文輝
之宏開

前題

李祺生

維臺海之名山實蘭疆之鉅鎮排巨浪兮千層聳危
岑兮百仞嘘雲澍雨象本從龍幻市成樓氣原非蜃
追制宇皇初之始曾傳玉案鈐章恍負書神禹之餘
利有青泥篆印爾乃滌環碧海坐鎮中流山因形肖
龜以神侔絕巘峯巒儼軒昂其直上驚濤駭潏訝蹶
躡以隨遊問五總之靈修石瑩未化索孤峯之盤鬱
鼎甑還畱陋鱉靈之詭擬詎鼉異之妄儔戀彼星池
尚依員嶠飄來風雨未或羅浮若其積翠峻嶒浮青
透迤任汎汎之漂搖羌亭亭而矗起凌轢虬鱗駢連

石齒負危濤之百尺甲背猶新銜怪木以千章墨痕
曾是天吳舞處未移鰲柱之山海若翻時欲沒蛟宮
之水迨夫曉日初暎微颺欲霽覽一鏡之澄眸愛平
分於水面空青斜抹洞庭之螺髻雙翹暖漾中開印
益之蛾眉對絢落蟾蜍於水底由來劣削分形幻神
屋於波心怪道魚龍百變况復攢峯列嶂吐霧吞雲
接雞籠之斜照挹鳳岫之蒸曛綰穀生波底是鮫人
之宅珠璣砌石洞饒猿鹿之羣長彼甲蟲訝崢嶸其
有象探來丙穴窺混漾以無垠想昆命虞廷平成早
開其習吉亦考祥洛邑灑澗會合以呈文鑿破混漾

祥開景運緬爾昭兆奇形卜我元枚迅奮揚輝射斗
三千之雲路非遙摘采騫宵一帶之星源最近倘遇
鯨波之東跋曾邀曳尾以偕遊如逢鵬翼之南搏曷
禁昂頭而向問原其亭毒鴻鈞包涵異質灑萬派以
洞旋挺一卷而迴出秦皇之叱非然精衛之填奚必
赤文綠字披玳瑁以光騰紫貝斑痕映磅礴而彩密
豈特漁莊蠓舍爭圖海國之春從知鯤壑鯤池悉煥
文明之日彼夫瞿牛峽口龍首山隈絕少壞奇之槩
空傳豔頰之堆又或杳麟洲於瀛海想鼇戴於蓬萊
龜背時掀終成恂恍鸞帆不落到底疑胎曷若茲山

毓秀徵奇於洪洋巨浸長任驚鱗駭介之撞擊澎厖
以是知精感瑤光大造非無心而入化靈通析木人
文皆有象以宏開

文紀事

嘉慶丙寅春海寇蔡牽至烏石港欲取其地使人通謀共
墜眾患之賊舟有幼童被擄者乘閒登岸遇其父匿之
賊索不得揚言且滅頭圍眾益懼頭人陳奠邦吳化輩
相與謀今通賊官兵必討不如拒之且以爲功乃夜定
計集鄉勇并各社番伏岸上爲備賊猶未覺晨入市貨
物眾乃縛之得十三人並頭目賊聞之怒連帆進攻眾
斷大樹塞港賊不得進拒敵久之賊敗去化等乃以所
擒賊獻將軍賽冲阿聞乃有該處膏腴爲蔡逆窺伺之
奏越丁卯秋朱濟大載農棋泊蘇灣謀奪溪南地爲賊

巢陳奠邦等遣人告急如府楊廷理緝捕至艋舺得訊
遂與南灣鎮王得祿水陸赴援先是漳人盡得有西勢
地柯有成何繪陳奠邦賴岳吳化吳光裔六人爲之董
事而東勢之強者獨番社潘賢文駐羅東自羅東以南
至蘇澳三十里朱潰謀奪之以嘑吱紅布散給東西勢
諸社番有漳人李祐陰結黨與通廷理乃以札諭柯有
成潘賢文七人曉以大義出嘑吱十板紅布五百疋番
鏹千圓賚番眾賢文大悅民咸踴躍用命設木棚於海
口各出器械巡邏捕通賊者祐黨懼絜妻子入賊舟賢
文復獲海寇黃善等七人以獻有黃灶者大股賊目也

爲黃姓所匿廷理索之卽縛灶出獻於是蛤仔難民競
出治道以迎廷理四日而至五圍至則泉州義首林永
福翁清和自艋舺率精壯番勇千二百人穿山開路以
達蘇澳潘賢文亦以眾斷賊樵汲遂與舟師夾攻敗賊
賊順流而東遁廷理歸請於將軍益力戊辰春賽冲阿
於是乎有請設屯免陞科之奏部駁又中止是年冬少
詹事梁上國福州人也得鄉官信條陳其狀甚悉
朝廷乃着督撫奏覆阿林保奏勘地勢番情另行酌辦此
已巳正月事也越年夏方維甸巡臺至艋舺始有收人
版圖之請迨十六年辛未秋汪志伊勘查事宜一奏而

蘭於是乎入籍 參東槎紀畧

臺中獨蘭無業戶因開蘭時恐經費不足故以田六圍四之租穀盡歸諸公除應完正耗而外另有餘租一欸凡一切地方公費皆取辦於餘租詳在田賦條內而小民無知動以業戶爲請不特柯趙何諸姓鑽充已難且開徵數載尙有劉碧玉王有福等冒昧瀆請試思利既歸公權以官重如再於田六圍四而外加額以置業戶在各農佃力既有所不堪如就田六圍四之中而欲加設業戶則官有胥差尙不能使民按期完納又安能任憑一二業戶而總滙全蘭之糧儲乎且出資本以開透荒

埔者臺之所謂業戶也今蘭中散佃各給文單既自墾透陞報完糧辨有成案亦未便使該業戶坐享其利是公私均有所不宜者也

烏石港口向有興化惠安等處捕魚小船每當春夏開遭風寄泊入港散賣鹽飴販載蘭中米石自開蘭後私梟既已斥禁而蘭港請示招商之日卽議以興化惠安來往素熟之船准其入蘭販載而他船固未嘗聲請禁絕亦未嘗槩予往來也道光五年七月開突有聞縣行戶蔡以蕃者投赴陞福州府何 慎請准以慶安瀾三字分編該處商船三十號來蘭販米并飭禁他處船隻不准

入蘭商民見之不勝駭愕登經署倅烏竹芳通稟撤回
在案其畧云蘭爲產米之區若專令慶安瀾販貨而他
處槩行拏截則所載無多用物旣不免缺乏且番銀自
此缺少完納折價餘租難期踴躍兵餉將無以支錢糧
亦無以解官民恐日形拮据又蘭地商民半屬漳泉
應請將漳泉船隻與該號一體驗照放行不得扣留截
拏現慶安瀾到者僅十餘號俱插黃旗聲言官船不許
查看亦不將牌照繳驗難保無夾帶私貨情弊稟請憲
示撤回云云

山匠林泳春滋擾時營弁兵有暗與之言和者故文之勢

益孤而縣丞一署又處在頭圍道光三年六月朔竟至

蜂擁排闥勢甚猖獗朱懋手攜二子責以大義眾始散

去時以懋爲鎮靜示威云

懋後死於嘉義寇難

臺灣北路番社自乾隆五十二年福康安將軍請賑四川

屯番例設立屯弁丁以界外無礙荒埔充爲屯租餉當

日餉取諸田租給諸園皆歸番自經理逮嘉慶二十一

年將餉改歸官徵給其租仍分配番丁自收此皆前修

府志所未及詳而爲淡水彰化現所奉行者也噶瑪蘭

歸附之初梁少詹一奏亦請槩行屯田議者因各田園

由民資本先經墾熟與未墾荒埔分限續開諸地皆供

耗攸關不便設屯而各社另有東西勢加畱餘埔爲三十六社化番生計又不便以其口糧劃充屯餉故開蘭之初屯議遂寢惟查嘉慶乙亥二月間翟前廳滄曾議將東勢阿里史等社在羅東一帶番社之旁有開透埔地一百餘甲免其陞科仍照蘭租章程每甲田納穀六石計年可得租穀六百數十石不敷又請馬賽社沈番在馬賽等埔地私墾成田五十甲免其完納番租仍照民佃年納番租每甲四石之式年可得租穀二百石以上又查勘得西勢礁坑湯溝等處自二圍至四圍一帶山林間有生番出沒耕樵不能安業按此當開蘭時事今則否應添

設隘蔡十處每隘挑募丁壯自八名至十二名不等就沿山界邊荒埔聽各隘丁附近墾闢以資現在口糧俟三四年後開成田園其地沙土劣瘠不堪併徵餘租只照田園陞科供耗征穀二石年可得五百石左右充爲屯餉每穀一石各折征番銀一元統計三處年可得番銀一千三百元仿照福將軍原議屯丁一名年給番銀八元可添設屯丁一百五六十名俾緩急可資調遣其人則未入版圖之先查有彰屬之阿里史烏牛欄阿夷東羅溪等社流番移住西勢一帶近有千丁頗精壯烏鎗弓箭亦嫻熟以募作屯丁該社通事堪以挑作屯

令將以繪圖說征領章程挑募名冊牒府轉詳批由
道議覆嗣鎮道覆以該處究屬流番並非土著番黎
未便議設屯丁其各處田園卽飭照例陞科所有該廳
請設屯之處應毋庸議由是屯弁屯丁卽無舉充而屯
餉屯租亦無撥給將所詳作屯地之阿里史墾埔歸入
嘉慶十九年分陞科正欵造報起科而馬賽私墾番埔
五十甲續由武隆阿陞鎮湊作蘭營隆恩官莊募墾戶
翁承輝等管收額課按給社番口糧并資卹戍兵不時
藥餌之費其湯園墾地旋被湯泉泡傷禾苗不能援照
田六園四之例陞科納賦而深溝尤低浦之區被水冲

失所有餘地附入新興莊黃添結下同湯園白石山腳
諸瘠地詳奉奏准豁免餘租每甲只征俱穀二石歸入
正欵內下則額征至礁溪施八坑兩處現已分設隘寮
地歸隘佃墾耕租由隘首自收自發以作隘糧及器械
鉛藥之資亦已奏准歸該隘丁首等相安收管不必官
爲經理以免糾纏繁費矣此屯議之所以不果也

海隅里謠序一篇爲前署通判烏竹芳託其門生李彥昭
謝十經等之筆也烏廳任內遇閩粵分類自嘉彰蔓延
境一時設法捕撫自不免移柳受虧惟申如會捕山
匠約束和福夫匪經有前後任詳辦稟案載入武功此

處未便紛繁故摘叙其近實者一以揚前徽一以徵後信云

筠林烏老夫子前宰詔安以緝捕勤能擢陞刺史借署

噶瑪蘭通判道光五年六月到任次年五月開嘉彰分類匪徒

竄入蘭境布散謠言吳鄭成吳集光吳烏毛等從而附

和聚眾數千人焚燒村莊劫搶廬舍合蘭鼎沸吾師聞

信星馳至冬瓜山粵莊賊眾甫集倉皇驚散遂追至馬

賽生擒賊匪七名次早回至羅東聞賊正攻打員山遂

不暇食率眾前往賊伏在那美莊竹園中鎗銃齊鳴打

傷役勇三名眾欲奔避師以身當先大呼各役奮勇衝

擊生擒五名賊畏懼始逃去次日探賊聚鹿埔莊師與

營員議分路夾攻師先至鹿埔賊正在焚莊見官兵驟

至遂率眾齊出漫山遍野而來彼眾我寡人人皆有懼

色師獨激勵勇役以一當百衝鋒直入生擒匪徒九名

從此賊眾喪膽望風而靡但團聚四處一時未能即散

二十四日諸路賊又會攻打員山師遂傳諭各村居民

團練鄉勇整立義旗身領兵勇並帶大炮三燉布列山

前與賊對壘各路伏勇又生擒八名自此賊眾計窮勢

感遂遁影無蹤而合蘭不致蹂躪粵民得以保全矣又

中港逃來難民不下三千人師恐其與賊合謀遂率領

頭人親至頭圍撫卹給以米銀栖以廬舍皆歡然不敢滋事時淡水小雞籠與蘭接壤山上又有避難粵人千餘被漳人圍困日久飲食幾絕師聞信卽飭漳屬頭人帶銀數百星夜馳赴給以米石並勸漳人解圍和好鄰邑之歡頌者至今不替云

姚太翁騃字襄緯世爲安徽桐城府溪望族以牋記編游兩粵蘇浙山右西江諸幕幾三十年所歷之地遇獄枉者不避嫌怨危言救之人多推其伉直晚乃就養其子瑩之任於政教多所督授道光二年瑩權蘭倅篆檢解著名賊目首從十餘人翁在郡聞之欲貸其一二而

盜至郡皆談笑歌呼以爲無事十八年仍偉丈夫也翁歎曰天下固有至愚若此者哉益可憫矣丙寅三人竟得末減淡水男子朱蔚者自稱明後妄造妖言入蘭煽惑愚民圖爲亂瑩訪獲之或息其事倡言於眾曰小民顛疾耳時方太平焉有此事瑩以黨證明確妖書木印悖詩皆具臺灣浮動當以朱一貴林爽文爲戒翁曰毋爭也事關釀亂有司之責幸未起獲其首逆誅否聽於上官且吾不願汝以多殺爲能也令出所獲物盡獻而焚之蔚至郡屢訊皆實卒以狂疾抵罪事載東溟文集

蘭初闢時預籌進山備道以便策應緩急其路凡三條一

由淡水三貂過薩薩嶺抵頭圍係入山正道作往來大路即在漳人分得地界之內

按此條即今由艋入蘭通行大路

又一路由艋舺之大坪林進山從內山行走經大湖隘可抵東勢之溪洲係在泉人分得地界之內

又一路由竹塹之九芎林進山經鹽菜寶番玉山腳由內鹿埔可出東勢之叭哩沙崎係在粵人分得地界之內

按此二路人開蘭事宜 奏案內原稱籌開經程前廳於嘉慶二十三年開詳請與泉粵頭人捐資辦理

在案至道光四年呂陞廳籌議定制又以事非急要請咨緩修近年以來艋舺安溪茶販竟由大坪林內山一帶行走直出頭圍其徑甚捷從無生番出沒可見今昔形勢又自不同矣查定制詳文案內云將來民人入山樵採漸多人煙稠密行旅漸通生番潛跡再議興修未爲不可但此時艋舺近莊人已多由萬順營六里至平林尾過溪入九芎林開墾田園千萬頃逼將夾矣

蘭入山孔道初由東北行自淡水之八堵折入雞籠循海過深灣至三貂隆嶺入蘭界嗣改從東行由暖暖三爪

仔過三貂則比諸由雞籠而稍近矣迨開疆時復由三
 瓜仔迤東南行三貂魚桁仔遠望坑過嶺至大里簡入
 頭圍此即今所行視舊路又較近矣然自蘭城至艋舺
 計當二百餘里官程四站民壯五蔡雖便而猶未捷也
 茲查有一路地甚寬坦毋庸多涉深溪重經峻嶺只由
 頭圍砲臺外斜過石空仔山六里至鹿寮一名待牛寮再十
 二里至大溪又十二里至大坪二十里至雙溪頭雙溪
 頭二十里出淡屬之水返腳再二十五里便抵艋舺矣
 統計自頭圍至艋舺九十五里自蘭城至艋舺一百二
 十五里凡所經過內山素無生番出擾一槩做料補

打鹿抽藤之家而大溪大坪雙溪頭一帶皆有蔡屋居
 民可資栖息現安溪茶販入蘭往返皆資此途惟中有
 溪流數處深廣五六尺許必須造橋五六座設隘一二
 蔡方足以利於行人又中有一路不出水返腳而出錫
 口又有一路不由大坪可直向萬順蔡出口路更坦曠
 無谿出口到艋皆十餘里附志之以俟捷足者先登
 蘭界外南與奇萊社番最近奇萊陸由烏仔埔觸奇萊至
 蘇灣南關大約一百五十里水由米浪港出口直入蘇
 灣無過五六十里而已道光辛卯秋據漳民蔡某甲呈
 稱該處生番現有根耶耶直腳宣豆難薄薄李劉罷鞭

等六社名目查府志則無所謂奇萊也其六社內如李
劉罷鞭亦不見於府志或係近時遷改原未可知至薄
薄等四社見府志戶口門根耶耶卽筠榔榔直腳宣卽
竹仔宣豆難卽多難此四社舊屬諸羅縣界崇文山後
傀儡大山之東自康熙三十四年後經與崇文芝舞蘭
芝密菴丹水輦合爲九社歸入諸羅歲輸社餉至乾隆
二年社餉改照民丁例凡四社又與芝舞蘭芝密水輦
納納名爲崇文八社另輸鹿皮打徵丁銀亦可見番性
之遷改無常故社之分合不一也今芝密訛作奇密與
納納另屬泗波瀾泗波瀾有十八社番與奇萊連界府

志作薛波瀾

志據赤嵌筆談

屬鳳山縣界亦在崇文山後文可

知奇萊卽嘉義之背泗波瀾卽鳳山之脊由此而卑南
寬而沙馬磯頭迴環南北一帶則山後諸地自泐鼻至
耶嶠大畧與山前千餘里等耳臺灣縣志謂舟從沙馬
磯頭盤轉而入卑南寬諸社山後大洋之北有與名鈞
魚臺可泊巨舟十餘艘崇文山下薛波瀾可進三板船
則竟有至其地可知也

卑南寬白山到海濶五六十里南北長約百里此地開闢
可墾良田數萬甲歲得租賦數萬石足置一縣治與繡
孤鸞爲鄰境如今嘉彰兩相接壤也其地爲東面大平

洋向西北行百餘里卽彰化界外之埔裏社乃全臺適中之處也卑南覓土產檳榔薯榔尤多漫山遍野皆是近時郡城有小船私到山後向番擺流華言者卽卑南覓也所出鹿茸鹿脯亦多交易不用錢銀但以物互換而已其地港灣數處皆可泊舟小舟由溪而入可二三十里溪水清且深 彰化志

秀孤鸞

一作秀姑蘭蘭人云泗波瀾皆音之轉也

山麓皆菊花有能結實者老

番不知幾百歲相傳海中有一浮巖上皆仙人所居奇花異草珍禽馴獸每歲初冬則遣一童子駕獨木小舟到秀孤鸞採菊實番有從童子至其處者歸則壽數

百歲猶依稀能憶其槩或童子不來欲自駕舟往尋終迷失水路莫知其處惟隨童子往返者登舟瞬息卽到山無城市祇有人家至今相傳以爲仙山云 全上

尹氏臺灣志畧云陸路提督萬正色有海舟將之日本行

至雞籠山後因無風爲東流所牽抵一山得暫息舟中

七十五人皆莫識何地

諒其時并未有蛤仔難之名

有四人登岸探

路見異類數輩疾馳至攫一人共噉之餘三人逃歸遇一人於莽中與之語亦泉人携之登舟因具道妖物噉人狀莽中人口彼非妖蓋此地之人也蛇首獬豸能飛行然所越不過尋丈往時余舟至同侶遭噉惟余獨存

問其故則舉項閒一物曰彼畏此不敢近耳眾視之則
雄黃也眾皆喜曰吾輩皆生矣出其籠有雄黃百餘斤
因各把一握頃之蛇首數百飛行而來將近船皆伏地
不敢仰視久之逡巡而退殆後水轉西流其舟仍回至
廈門乃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八月閒事

烏石港口南去萬水朝宗洋面不遠舟行到此百無一回
俗謂之落溜落溜卽落濼也按續文獻通攷水至澎湖
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濼濼者水趨下而不同也凡西岸
漁舟到澎湖以下遇颶風發漂流落濼回者百無一又
稗海紀游云雞籠山下實近弱水秋毫不載舟至卽沈

或名爲萬水朝東勢傾瀉捲入地底滔滔東逝流而不
返二說微異但謂在澎湖以下者時尙未開臺也謂在
雞籠山下者時并未開蘭也總之不離乎東流者近之是
新修臺邑志則云弱水見於禹貢自有其處萬水朝東
天下之公言也諸書言順流而東而南者就內地言之
也臺處東南其地之雞籠山卽內地之東其南之沙馬
磯頭卽內地之南水歸東南故皆可曰順流或東或南
俱錯過臺灣山後大海茫茫舟隨風去無所終泊得還
中土者蓋鮮幸而島嶼可依帆柁未失乘風忽返閒嘗
有之其所至果弱水之東否未可知也然閩康熙初張

鳴玉高鳳元 卷八
給諫使琉球記謂由五虎門放洋已離梅花所七日矣
令舵工上斗遙望見東北一山形圓卑如覆盂四面無
址諒無居民心甚疑越日因北風引舟南行至小琉球
詢之士人云尤家埠琉璜山也北去日本東去弱水洋
當飄蓬萊扶桑不知何日西還矣據此所言則又似朝
東之水與小琉球遙遙相對云

紀物

蘭中向無子史書道光六年孫文靖爾準制軍時爲閩撫
按部入蘭見諸生有嚮學之志因就鼇峯藏書中抽發
遷史以下四十六種運存仰山書院以爲諸生稽覽之
佐其書多儒先語錄乃康熙丁亥張孝先伯行撫閩時
摘刻正誼堂本自史記二程粹言及李延平集外正如
商維濬稗海刪節過多或有不能完備者然學者誠得
其要領卽此亦足以爲脩己治人之資正恐汨於科舉
但向五言八比上日討生活而不暇循覽也則有辜提
倡之雅意耳茲爲編次其目綴其大旨於左

史記三十二本 卷數依照鈔本

漢司馬遷撰凡百三十篇其十篇有目無書褚少孫補之攷漢志不云有缺則當時已與褚書合為一矣古註存者有宋裴駙集解唐司馬貞素隱張守節正義本各為書自宋元豐合三家註而為一至今仍之

諸葛武侯集二本

即諸葛忠武書十卷明楊時偉以王士駿所撰武侯全書十六卷傷於蕪累乃刪存其連吳南征北伐調御法檢遺事六門而更增以年譜傳畧紹漢雜述四門

陸宣公文集二本

唐陸贄撰贄文多用駢句乃當日體裁然真意篤贄反覆曲暢皆經世之文在翰苑集原二十二卷或沿讀書志之誤題陸宣公奏議而此篇則多奏議者乃宋元豐間蘇軾校正進御之本而張氏又復刊削也

韓魏公集六本

宋韓琦撰即安陽集五十卷中之文公當宋文極盛之時歐曾蘇梅各闢門徑而能於諸人格律之外直抒胃臆故詞華不在諸人上而足以籠罩諸人

司馬溫公集六本

宋司馬光撰即傳家集原八十卷包括諸家凌跨一代蓋學問德行經濟皆文章之根柢也

周濂溪集四本

宋周敦頤撰先生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書得孔孟之本源為道學倡是集九卷乃至南宋撥拾而成者或稱周元公集是為濂學

二程文集四本

宋程顥程頤撰胡安國編十三卷間有改削朱子不以為然至元譚善心重刊乃悉從朱議又蒐遺文遺事為附錄二卷張刻即據譚本也

二程語錄五本

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編次之即二程遺書二十五卷也又有二程外書十二卷亦程門所記朱子所補朱子雜學辨有附記疑一卷即辨程門所記此語錄也是為洛學

二程粹言二本

宋楊時編乃其自洛歸聞時以二程門人所記師說採撮編次分為十篇蓋明道之學在主敬伊川之學在存誠表章學庸標旨四子書自二程始

張橫渠集四本

宋張載撰即張子全書十四卷附錄一卷者皆西銘正蒙經學理窟之書也明公少喜訪兵又訪釋老及與二程論道學之要乃渙然自信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是為關學

上蔡語錄一本

宋謝良佐語會恬胡安國所錄朱子又為刪定作三卷上蔡受業於程子而學乃雜禪故朱子芟蕪頗嚴然為上蔡作祠記稱其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命意皆精當故有取焉

重編楊龜山集三本

宋楊時撰集本四十二卷此其節要也龜山師事大程有吾道其南之目嘗教學者以身體而心驗之為讀書法一傳羅豫章再傳李延年而洛學又在閩矣論者謂龜山沒於建炎四年入南宋之日蓋淺然南學道學之派則開之於龜山豈偶然哉

重編羅豫章文集二本

宋羅從彥撰元曹道振編原十七卷皆集二程龜山語錄及已雜著之文

李延平集二本

舊題延平答問一卷附錄一卷乃朱子記與其師李侗往來論學之語而以侗與劉平甫二書附之延平

者侗所居也附錄則朱門取朱子論延平之語及祭文行狀并載焉

朱子文集十四本

宋朱熹撰本作晦翁集一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自成淳以前傳為舊本後其裔孫朱玉割裂攙合別名為朱子文集大全類編多立門目轉無端緒朱子之學大要在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以居敬為主故能闡濂洛關閩之教而集其大成

朱子語類六本

朱子沒後編輯門人分記之語者有池錄建錄饒錄饒後錄其類編為書者則有蜀本有徽本後翻刻不一訛舛日增宋黎靖德乃哀集刪復釐為二十六日日語錄一百四十卷而語類固在焉此本乃伯行摘刻在康熙丁亥越六歲癸卯大學士李光地等復奉勅將文集語錄合緝為十九門存真削偽去駁畱醇視黎本等實為精博即今御纂朱子全書六十六卷

朱子學的二本

朱子有讀書法四卷即宋張洪齊原所同編者蓋因慶源輔氏翻陽王氏之本而重為補訂皆以語錄文集分門編次者此云朱子學的乃明邱濬所編張氏為之重訂

讀朱隨筆二本

國朝陸隴其撰乃其讀朱子文集隨筆劄記自正集三十卷後至別集五卷摘其精要各加案語以申明之

張南軒文集三卷

宋張栻撰朱子編原四十四卷題南軒集去取公審宣公學於胡五峯以立志為先持敬為本故其說達

黃勉齋集四本

宋黃幹撰原四十卷直卿受業朱子為朱子壻是集文致質直而詞意淳實不失為布帛菽粟之言

陳克齋集二本

宋陳文蔚撰原十七卷其詩固不入
格文則持論皆淳正中有朱子語錄

真西山文集二本

宋真德秀撰原五十五卷西山傳考亭之學而集中
或吹噓佛老之說其他著作則不失為儒者之言

道統錄三本

國朝張伯行撰道統之說起於昌黎原道而朱子大學
章句序更上溯及伏羲是篇首五帝三王周孔至須
會思孟中列臯陶伊傅四代之臣及北宋程門諸子
而以周程張朱五子殿其後凡三十五人人為一篇
篇各就其人之言而彙集
之蓋溯理學之淵源也

伊雜淵源錄四本

宋朱熹撰記周子以下及
程子交游門弟子之言行

道南源委一本

明朱鎮山撰張氏又取程子述山語之義
為之重訂凡涉異端者去之所未備者補之

濂洛關閩書五本

國朝張伯行輯周張程朱四子書出其所曾
詮解者互相參訂以成此帙蓋語錄之類

文文山集二本

宋文天祥撰原二十一卷文山大節炳然詞章亦卓
然可傳農田餘話稱其不獨忠義冠一時亦斯文間
氣之發見
非虛語也

謝疊山集一本

宋謝枋得撰原五卷捐生完
節文亦光明磊落卓爾不羣

重編熊勿軒集一本

宋熊禾撰原八卷在明天順中舊刻
猶為完帙此經張氏刪削殊失其真

許魯齋集二本

元許衡撰原作遺書八卷附錄二卷所錄鉅細不遺頗傷冗碎而生平宗旨亦賴此編以存

方正學集二本

明方孝孺撰即遜志齋集二十四卷其文縱橫豪放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不以醇正諱其迂腐亦不以迂腐竝廢其醇正

重編薛敬軒集四本

明薛瑄撰原十卷續錄又十二卷皆躬行心得之言無一詬爭門戶語也

居業錄四卷

明胡居仁撰原十二卷乃其所分類語錄也敬齋與陳白沙俱出吳康齋之門白沙出處頗與師類持論亦涉元虛敬齋則青出於藍人品學問皆篤實謹嚴

梨夫遺稿一本

明陳眞辰撰眞辰以布衣采摭程朱之議繪圖集說伏闕論補正學并建言立師輔儲及科舉諸政頗爲信心自是此本不及詩文卽其所上書也

羅整庵存稿二本

明羅欽順撰原二十卷皆其晚年焚棄之餘在講學家集中尙爲質有其文

田知記一本

明羅欽順撰原二卷續記二卷附錄一卷整庵初從禪入後乃折而歸儒此記多闢佛之語實能抉摘其要

學蔀通辯四本

明陳建撰清瀾以朱陸儒佛之辯至近世而障益甚乃取易豐蔀之義作爲此篇前篇明朱陸早同晚異

之實後篇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續篇明佛學近以惑人之實而以聖賢正學不可妄議為終篇大旨取裁於程子本天本心之說而多有所獨也

楊椒山集一本

明楊繼盛撰即楊忠愍集二卷附錄一卷後人重其氣節蒐羅成帙詞雖不工而日月爭光迄今不可磨滅

張陽和集一本

明鄒元標編陽和為東林氣類其學主姚江而不墮於禪集中如答目新吾薦高景逸祭楊椒山及議從祀薛敬軒之類可以知其宗旨詩則講學家氣附刻亦寥寥

思辨錄輯要四本

國朝陸其儀撰卷帙繁重張氏刪為十四門故各輯要原三十五卷此始重芟者其儀之學主於敦守禮法

講明實用能盡淋漓
明季猖狂之實

讀禮志疑二本

國朝陸隴其撰據書以漢儒所述古制互相考校往往不合因取注疏諸說折衷於朱子之書其疑而未決者則仍缺之故曰志疑實六卷

問學錄一本

國朝陸隴其撰金谿姚江之學至明季而益壞稼書學本宗宋故有是錄張氏又刪去其中之辨難太繁者

陸稼書集二本

國朝陸隴其撰先生學問深醇多合於道嘗以濫刻文集為戒沒後有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二卷皆其從子禮徵蒐合散佚屬其門人侯銓所釐刻此本又為張氏所選刊者

學規類編六本

葛馬尚志志

卷八

雜職紀文紀物

三

國朝張伯行撰張氏既刊削諸書置於龍峯書院乃復編輯儒先所言學術彙為此篇蓋猶學的之意云

養正類編六本

國朝張伯行撰學規以教大學養正以教小子皆以類編輯故曰類編末復取周秦以下人事作為圖說

附論

人心嗜利茂棄典型一言及物未有不以珠玉貨寶為珍奇而珠玉貨寶又必以傳自希代來自遠方者為貴重則豈真土物之不愛也哉語曰南海人家以翠飾戶崑山之玉不過抵鵲物以罕見珍常在耳目前者多玩而藝之而况其出於過贏生於偏勝者乎是故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象以齒焚而雉以文

翳也合浦以珠而池竭方臘以漆而國傾也賈禍招殃歷來之鑑則有固不如無之為安也噶瑪蘭麗石之硯不中文房港底之金未入化界至於六角水晶尚含沙礫且遠在三日境外計土產已載更有何物之可紀乎竊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鄉大夫以五物詢眾庶物者德行道藝而已矣物者和容興舞而已矣今以官頒典籍殿於全書之後俾諸人士知所謂物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於以闡希代之秘搜遠方之奇多文為富出玉琢而金雕之是即此邦之文物朝家之人物也已

